

前線小集

夏伯陽等著 · V

國民圖書公司版

目次

前線小集	一
伏羅希洛夫在前線	三
夏伯陽與義勇軍	七
兵士絮語	九
當敵人進犯的時候	一一
我們要抵禦敵人	一三
奶油不同於煙油	一四
和平與戰鬥	一六
新政權使我變成了一個人	一七
並非童話	一八
一個最和諧的家庭	一九

自謙的禮讚	二一
自謙的禮讚	二三
給約瑟夫的一封信	二九
世界的一日	三一
世界的一日	三三
內戰史	四三
工廠史	四八
農村史	五四
國際點名冊的一葉	六三
暴露軍事冒險家！	六五
援助呵！驅逐殺人犯！	六七
我的同情	六八
站在戰爭圈外	六九
影之谷	七一

致讀者詞	七三
我願做詩人	七五
再來一次鬪爭	七八
詩的應用	八〇
咒語	八一
懷念祖國	八三
法 律	八四
蝸牛の出奔	八六
旅 路	八八
等 待	九〇
後 記	九三

前線小集

二篇

伏羅希洛夫在前線

我們在從農村進發到廣大的草原去的征程中，國防人民委員長伏羅希洛夫突然衝到輕重列車那邊，聲色俱厲地問：

「載麵包的貨車開到哪里去了？」

真的，二輛貨車失蹤了，這二輛貨車，每輛上裝載着四十個裸麥麵包和很多的米糧，這的確是一個重大的損失。現在究竟怎麼辦呢？無論是打發人再到農村裏去把軍糧弄出來，或者是就這樣讓它遺失了，都是不可能的了。接着，伏羅希洛夫便召集了一些婦女和有急智的少年，跟他們一同向農村躍進。

這時正是一個暗夜。狗在狂吠。槍聲正在從各個方向傳來。

他們終於在一個院子裏面，發現那二輛貨車了。他們就用着自己的手推動那車子，轉向相隔兩公里之遠的軍營中去。

伏羅希洛夫湊巧瞧了瞧四週，他瞥見他身旁的一個婦人正使勁地推着車。當她推着車的時候，她氣急得厲害，原來她是一個懷孕的婦人。



伏羅希洛夫對他生氣了，因為他當初所要召集的，無非是身強力壯的人罷了。於是他們把那些麵包和米糠推攏在一旁，把這個懷孕的婦人放上了貨車，一直推着車向軍營那邊前進。

黎明時，這婦人產下了一個女孩子。這孩子長得非常壯健，惹人喜愛，却哇哇地啼哭着。

爲了進攻察里津，猛烈的戰爭便發動了。伏羅希洛夫不會閉過眼——連一分鐘的瞌睡也不會打過。他却老是站起身子，修他的面，使他整潔。他一定要召集一次會議，並且要在會議上作一個非常明晰的報告，他當時所說過的每一句話，直到現在怕還能清楚記得的吧。正因爲人是認識了他在草原裏流血的目的，他纔有了更大的戰鬥的勇氣。

在某一次的戰役中，有一天，克林將軍（註）馳馬而來，他瞥見了輜重列車，便發問起來：

「那孩子跟她家裏的人在哪裏了？」

「剛纔一顆炸彈炸死了馬，炸碎了貨車，而且他的爸爸跟媽媽也都被炸死了。」有人這樣地告訴他。

「那末，孩子呢？」國防人民委員長問。

「那孩子還是在貨車底下呢。」

（註）即伏羅希洛夫。——譯者。

於是他在他騎着的駿馬身上加鞭，沿着田野一直奔向敵陣去，兩個盧庚斯克人跟隨着和他同行。白衛軍瞧見了三個騎馬的人直衝上他們那裏來，便停止了開火。伏羅希洛夫騎着他的馬奔到那被炸毀了的貨車那裏，下了馬。他把纏纏丟給了兩個盧庚斯克同志，在這一瞬之間，他已經把那孩子一把抓來，像飛鳥一般地把他帶起跑了。上了當的白衛軍便重新開起火來，可是這時候已經來不及了。他把孩子交給了軍營裏的那些婦人。

「好好地保護她，」他說：「餵養她。」

「我們給她吃些什麼呢？」她們問。

「設法去找一隻山羊吧。」國防人民委員長回答後，就騎了馬去了。

這一班婦人圍繞着孤兒。她們想了法子叫她高興起來。

「好心腸的人，我請問您，她叫什麼名字呢？」有人這樣問了。

「我聽見他（註）叫她「妞妞」呢。」盧庚斯克人中間的一個這樣地回答。

他們笑着，就替這孩子起了名字：「妞妞」。

他們在這些哥薩克的農村裏把山羊找來了。他們用羊奶餵給這孩子吃。他們把這山羊保護得好好

（註）指伏羅希洛夫。——譯者。

一 6 一的，使牠避免了一切的炸彈，就在他們開火的當兒，也把牠藏在戰壕裏。這山羊隨着軍隊一同到達了察里津。而這孩子也就在火線上長大起來了。

夏伯陽與義勇軍

我們中間，有許多人想參加夏伯陽所統率的支隊，充當義勇軍去，但是夏伯陽却很審慎地挑選他的隊員。

這情形常常是如此的：

一個農民跑到夏伯陽那裏，對他說：「凡西里，伊凡諾維支！我要來報名參加您的支隊工作，我要跟您一同爲着新的政權而戰鬥！」

這時候，夏伯陽便把他打量一番，從頭一直到腳。接着，他又一步一步地逼近那個農民身邊去。他把手握住了劍柄，對他凝視着，隨後再湊近他，突然的，他向着那農民的鼻尖高舉了一個拳頭，喊着說：

「誰要來參加支隊？是你嗎？你究竟會幹些什麼事？你配幹哪一些工作？」

他大發雷霆似的走來走去，咆哮着，頓着腳，可是同時他把眼睛釘住在那個想當義勇軍的農民身上，觀察着他有些什麼表情和動作。

如果那個義勇軍膽小起來的話，夏伯陽便準要拒絕他參加支隊工作。祇有對於那些無所畏懼地給

夏伯陽以回答，而且能够做到「一舉來，一脚去」的人，夏伯陽才說：

「你，正是我需要的人。你來，跟我一起參加支隊工作去！」

兵士絮語

七則

兵士絮語

一．當敵人進犯的時候

當敵人進犯的日子到來時，我一定要保衛我的社會主義的祖國，直到流盡我最後的一滴血。爲了保證達到這一個志願，我正在盡可能的力量使自己成爲一個模範的戰士。我鑽研着軍事上的技術，我也追求着一般的文化。我要努力使自己成爲一個紅軍大尉，而且我已經成爲一個軍事上的斯達哈諾夫運動者了。

我爲什麼願意保衛我的社會主義的祖國呢？這就得把我的身世先作一個簡單的敘述。

我以一九一二年生於莫斯科城的伏斯克萊森斯柯葉村農民的家裏。我父親的家庭是很大的，非有十一人之多，我們窮苦得不堪，每年只能喫兩次肉：一次在聖誕節，一次在復活節，而且，到後來，並不是每年都能有肉喫的。鄰村有一所酒精蒸煉廠，而我的父親常沉湎在那裏，爲的是要擺脫他的窮愁。九歲，我開始幫他在田場上工作，那時我雖然滿臉都是求知慾，然而不消說是無法去滿足的。

要是沒有了革命的爆發，我一定繼續着我這種不幸的，困乏的父親的生活——我更是一個

終身的赤貧者。革命給了我以一切——文化和繁榮的生活和知識，爲我自己同時也是爲我家庭的。

一九二九年，我在一個農業學校畢業後，便加入了青年團。到了一九三一年，我們全家都已參加了集體農場，這才第一次獲得了一種幸福而且富裕的生活的機運。由於我所擔任的突擊隊隊長的工作成績的優秀，我被派入都拉的高級農業學校。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加入了紅軍。

我有兩個兄弟都是集體農場的優秀的突擊隊隊長。還有一個兄弟，是在列寧格勒讀書。我們一家人住在新屋子裏，設備着一架無線電發音機和留聲機，定閱着兩份報紙，有充分的衣食及其他一切所需要的東西。當我一面服務於紅軍部隊中的時候，我一面也就是在康閣主義學院肄業。關於軍事訓練方面。我常常比我的同儕強一倍。

這就是十月革命所給與我的東西。我，在出身方面，本來是一個貧苦無告的農民，本來是一個貧苦無告的農民的兒子，本來是一個貧苦無告的農民孫子，然而現在呢，我已經閱讀着普式庚和海涅的作品，過着一種文化的生活。我的這種新生活，我祖國的這種新生活，我是一定要保衛的，直到我最後的一滴血。

我跟那位曾被人們寫過許多書籍並攝成影片的著名的夏伯陽（註），是同姓。我們並不是親族，

（註）夏伯陽已有郭定一的譯本，該影片也已在中國開映過。——譯者。

僅僅是同姓而已。雖然如此，我們之間却還是聯系着的，因為事實上，他是曾經爲着保衛蘇聯而奮鬥，而犧牲的，而我呢，如果必要的話，我也是要爲着保衛我這社會主義的祖國而奮鬥的。我是這一位偉大的夏伯陽的一個精神上 and 階級上的兄弟，希望能不愧爲他的後繼者。

V·V·夏伯陽（在蘇聯）

二 我們 要 抵禦 敵人

我是在一九一三年生於烏克蘭的卡珂夫城波里索夫區。我的祖父是一個牧羊人，我的父親是一個莊稼人，我們的家庭是極端地貧苦的，一九三一年以前，我一向是住在家裏，進學校去讀書的。直到一九三五年，我才加入了紅軍的隊伍。

軍隊給我以一種訓練的認識和技術教育和政治教育。如今，我正在研究伊里基與約瑟夫，斯氏，對於小說，極感興趣，也常到劇場和電影院去。我喜讀普式庚，高爾基，綏拉菲莫維基，萊爾蒙托夫和托爾斯泰，並讀過一切作家的最優秀的作品。當我寫這幾行文字的時候，我正在思索着：牧羊人的孫子，莊稼人的兒子，會讀到這些書，會出入於劇場，會跟他的同志們一起工作，獲取文化和技術——這一切，究竟有誰曾經夢想過呢？

我以為我之所以願在任何戰線上保衛我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原因，是任何人都可以明白的。烏克蘭和高加索，遠東和西伯利亞，都是我們偉大的祖國的平等的構成部分，祖國的每一寸土地是屬於勞動者的，是屬於我們的兄弟們的——他們已經獲得了建設他們的文化的機運。獲得了運用民族的語言說話和寫作的機運，獲得了過度一種幸福的人類生活的機運。爲了這一切，我個人跟我祖國的千千萬萬的其他公民在一起，都願意武裝起來保衛祖國的。什麼是我們所保衛的，這，我們是知道的。我們是要抵禦敵人的侵略。光明的，歡快的生活是早已替代了黑暗，貧困與無知了。世界上決沒有一個敵人能有力量來打破我們走向勝利之路的意志。

P. 納克列連珂（在烏克蘭）

三 奶油不同於煙油

我爲什麼要保衛蘇維埃領土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就得從我的家庭生活和白俄羅斯的農民家庭中引出一個插曲來。

一九一二年，我的父親當兵去了，爲的是捍衛他的信仰，他的沙皇陛下，他的「祖國」。

這時便只有我的母親和我，這留下在家裏。生活是在困難中。有一天，她從她的哥哥那裏借了一匹馬來，便獨自到鄰近的森林中去斫了柴。在她回家的途上，她碰見了祭師維希涅夫斯基的女人——這森

林的主人便是維希涅夫斯基。

祭師的女人喊着說：

「安努鐵加，這是從哪兒斫來的柴呀？」

不消說，他是肚裏明白的。於是我的母親便直認不諱了，苦苦地哀求祭師的女人讓我的母親把這一點引火的木柴帶回家去。

「我的孩子凍得很啦！」我的母親用這句話向他解釋。

「快把這點木柴拿進我的院子裡去！」祭師的女人這樣命令着。我的母親沒法可想，只得滿口答應，雙手空空地走回自己的陰冷的家裡去。

然而，這只是各種不幸事件之一，這事情會使安努鐵加——兵士之妻——湧滿了一肚子憤恨。

集靈農場的婦人安娜·珂列連珂的今日的生活，跟從前是完全不同了，正像奶油不同於煙油一樣。去年一年之間，她和她的女兒一共做了六百四十二個「工日」（註）由於「工日」的結果，她們就很有可能去購買任何馬背上所裝載不了的那麼多的東西了。

全家都不再擔憂着未來了，却是自信着將來的日子比現在更福些，更燦爛些。

（註）「工日」是按一個普通工人一日間正常生產來計算的勞動單位。——譯者。

白俄羅斯人正在全部弟兄般的蘇聯人民的家庭中，建立着一種歡快的，幸福的生活。約瑟夫·斯氏正在英明地領導着全國的人民建造一個無階級的社會。我早已被號召着去保衛蘇聯勞動者的和平勞動，去保衛整個民族的強大的，弟兄般的團結，去保證社會主義建設工程的成功。這就是我爲什麼隨時準備獻出我的全部力量去保衛弟兄般的蘇聯人民國家的邊疆的原因。

Y·K·珂列連珂（在白俄羅斯）

四 和平與戰鬥

我的父親是個不識字的烏茲貝克人。他是個街頭的銅匠，他的全部財產只包括着他所常用的那隻椅子，鉗子和錘子。總之，十月革命以前的我的家庭，過的是一種不愉快的貧苦的生活。

真好像是童話中所遭遇到的事一樣，現在，一種快樂的繁榮生活，正在發展着。我是在一個叫做蘇聯的偉大國家裏的羽毛豐滿的公民了。

我自幸，我自傲，蘇維埃國家已經把保衛本國和平勞動的工作托付在我的身上。我將以全部的努力去鑽研軍事的技術以及複雜的手法。一旦戰鬥爆發，我更將以祖國的英勇男兒的身手襲擊我們的敵人。

M·拉吉莫夫（在烏茲貝克斯坦）

五 新政權使我變成了一個人

我要保衛蘇維埃領土，是因為它是我的祖國，同時因為蘇維埃政權已經把一種驚人的生活給與了我的土耳其美尼亞人民了。

我的曾祖父，我的祖父，我的父親，一生一世，都是在珂爾齊克姆沙漠看管地主的牛羊的，他們所賺得的只是一握的米飯和一片的麵包而已。我也是一個牧童，是地主家裏的那隻牧羊的狗的幫手。我們之中，任何人都從來不知道讀書是什麼一回事，寫字是什麼一回事。生活，簡直是跟黑黢黢的夜一樣。

新的政權，使我變成了一個人。它在我的面前展開了文化的寶藏。

我，夏拉·亞希洛夫，土爾克美尼亞人，原是一個曾經充當過珂爾齊克姆沙漠的牧童的人，現在却肄業於列寧軍事學校了，不久，却將成爲大尉，而且，如果必要的話，我極願在戰場上爲我的可愛的祖國而犧牲我的生命。

S·亞希洛夫（在土爾克美尼亞）

六 並 秀 畫 話

我是亞布加齊亞人。我生於戈道達城附近的基爾克瓦村上。我的父親是一個窮苦的農民——窮苦得不堪的，實際上，他從來不能供給他的家庭以充分的食糧。

我的童年時代的回憶中，最鮮明的一段生活是：我父親禁止我們說喬治亞語或亞布加齊亞語，即使是在自家的院子裏，他也不許的。他只怕警察會覺察到這一點，因為當時的法律會禁止我們用自家民族的語言。還有一樁事情，我也差不多記憶得很清楚的：我的祖父曾經告訴過我們，沙皇派出的官吏，怎樣的來到我們的村上，召集了所有的村民，在鞭笞的威脅之下，強迫他們勿信回教，而歸服基督教。

八歲，我開始，學。我加入了少年先鋒隊，後來，還加入了青年團。我有一個很要好的同學，是俄羅斯少年，名叫斯珂鐵涅珂夫。但在革命以前，一個俄羅斯同學會跟一個亞布加齊亞少年這樣友愛，可算是一樁絕對地想像不到的事。而斯珂鐵涅珂夫和我，却成了忘交。

現在，我肄業於N航空學校。我對於各科的成績都很好。

革命已經給與了我和我們的人民以一種幸福的新生活，已經給與了我們以民族語言來說話的權

利，已經給與了我們以全國人民共同在同志般的友誼中生活的權利，已經給與了我們建立民族的文化
和文藝的權利。

在喬治亞，亞札里斯坦，在亞布加齊亞，新生活已經開始。這在那些還記憶着沙皇時代及皇子統治時代的我們的祖父們看來，簡直是等於一個幻想式的童話。

然而這種生活並非童話，却是現實。

不必多說了吧，我在這裏是已經說明了我定要擊退任何敵人，以保衛蘇聯和友好得像兄弟一樣的人
民的理由了。

七 一個最和諧的家庭

十月革命之前，我們塔什吉人，曾在黑暗，無知與窮困之中生活着，曾被可汗們，地主們和沙皇
們壓迫着，無情的剝削着。

布爾塞維克粉碎了資本家，摧毀了壓迫和剝削，而又給人們以誰也不會夢想到的一種幸福。

各民族都過着一種歡快的，富裕的生活，正像一個最和諧的家庭一樣。我聽到說我將做一個紅色
大尉，我就感到快活。

M. 亞爾鐵珂夫（在塔什克斯坦）

自謙的禮讚

二篇

自謙的禮讚

——自我批評的斷片

誰不會見過這幅圖畫？一聯隊有訓練的，魁梧的兵士正在街頭進行着。在聯隊的前頭，走着的是聯隊長。在聯隊長的前頭，是軍樂隊。在軍樂隊的前頭，是銅鼓手，在銅鼓手的前頭，奔跑着的是一個赤腳的少年，他聲嘶力竭地高喊着，他的襯衣的下襟在風中飄揚着。

少年是在一切的人們的前頭。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由於可驚的興奮，它的肌肉非常緊張，並且連它的一切肉體上的和道德上的力量都集中在一端。我們這個國家，以前是這樣落後的，而現在正迎頭趕上前面去，竭力的爭取世界的第一位，爭取一切部門的第一位——在產業上，在國民的健康和富庶上，在文化和科學上，在藝術和遊藝上。

這目標是一個確固的目標。社會主義的制度，榨取的不存在，因計劃經濟而達到的巨大的民族收入，這些收入的所有者的人民，一種充滿着能力和精力的人民，他們的黨，他們的青春，他們的斯泰哈諾夫運動者，他們的軍隊，他們對於他們自身及其未來的信心——還有什麼能阻止這一切呢？

競爭的結果雖然是可以預料，然而競爭本身却並不容易。這是一種艱苦的鬭爭，正需要巨大的精力——是毫無偏私的，讓偏私滾下十八層地獄去吧。讓事實來下一個判斷吧，就像現在事實所下的判斷那樣。

當出陣的進軍里混着一個少年的叫喊，玩具的手槍的低音要掩沒砲火的吼聲的時候，這就是一個

人變得沮喪而使他的血液沸騰的原因。

無論說的是什麼或是誰說的，無論你去到什麼地方，我們聽見世界上的一切東西都是頂好的。世界上最好的建築師築起最好的屋子。世界上最好的鞋匠製着最好的鞋子。世界上最好的詩人做着世界上最好的詩。世界上最好的演員演着最好的戲。最好的鐘錶師製造出世界上最好的鐘錶。

「世界上最好的」這一形容詞，變為每個奸商的商品的不可變易的一部份。他們倘若不說到世界上最好的，他們便不能開口，即使對於搜羅空瓶子或看見狗主人拿出一張執照那樣平凡的瑣事，也往往如此。

「唔，是的，當然囉，這是世界上最好的圖書館啦。有些外國的貴婦人們訪問了我們，就對我們這麼說過了。」

對於這種吹牛和欺騙的反抗，是表現得很少。相反的，很多地方甚至大加鼓勵，特別是新聞紙。事物往往是用最黑的顏色或最白的顏色給塗着的。說到一間店舖不好時，它就是壞到沒有半點用處，經理就是酒鬼，伙計就是盜賊，連所賣的東西也都是廢物。而說到另一店舖是好的時候，它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歐羅巴和亞美利加都沒有有一個地方有一個可以比得上它的店子。

工廠還沒有動工，旅館還沒有開業，屋子還沒有造好，影片還沒有開映，新聞界的麻雀却已經嘯嘯地叫起來了。

「新的浴室將由沙摩華爾金工程師建成，以最新的方法建造，將設備冷熱水。這是空前未有的，可個別供給沐浴者以毛巾。這浴室將是世界第一。水汀以外，將設置電話和無線電，使旅客在洗澡的時候可傾聽生理衛生學的演說，可打電話詢問必要的消息，或訂閱蘇聯出版的任何雜誌。

「就它的服務性質而論，這旅行社將和美國最完善的旅館相同，在種種情形之下，有過之而無不及。旅館的各房間，有個別的鑰匙，各旅客可以隨意打電話，雇汽車。為旅客便利計，旅館內特設信箱，旅客可自由應用，發送信件到蘇聯或任何外國云云。」

「我國電影事業，是世界上最好的，現正在開拍多數偉大的新片，將由該業的最大權威者拍攝。」電影名家對記者這樣說，「在我的崗位上，我正在思索一張新史劇的電影脚本。我還要構思它

的結構。然而有一件絕無疑問的事，就是以該片的斬新而論，場面是空前的。演員是什麼人，片子將在哪裏拍，現在這沒有決定。不過呢，拍演的場所一定要取世界上風景最美的地區，演出者將勝過本世紀以來影界的最成功者，是無疑的。」

要是有中型的作品的導演們因為喘息的急促，而忽視了一個作品的偉大成就的話，同一的新聞記者便會像馬戲團裏的野獸訓練者一樣，幫他用必要的術語來說明他的意思。

「我曉得你用「特寫」的方式改造了袴子的褶襠。」

「確然是這樣的，還有什麼嗎？的確確，是用特寫的方式。」

「多奇怪……我們發展着，超越着……在那邊子上，那是什麼？」

「那個嗎？唔，那是一張報紙。」

「是的，是的。一個小小閱書室給旅客的便利……妙極！這有花盆。一個小小的，雅緻的閱書室點綴着花草，提供着亞美利加盆栽名家解說盆栽的培植怎樣地需要許多工人和他們的細心的手法的一課……可不是這樣嗎？」

「正是的。還有什麼？」

這個玩具手槍的急笨的響聲，是特別不合人意的，因為它同時這要發動一個真正爭取世界上第一

位的鬭爭，結局還是要以精細的數字和事實證明給人看。

我們的國家有耕種機，曳引機和其他的農具，橡皮，沙糖，肥料和許多東西，都得到世界第一位的勝利，難道這還不是真的嗎？誇張烏克蘭的襪衣製造業佔着世界第一位的事，這豈不是滑稽嗎？

我們的生鐵和黃金的生產，只佔着世界第二位。

年青的布特文尼克集中了一切腦力，在國際圍棋競賽裏，得了第一名的榮譽。可是他還得和一個捷克人共分光榮。然而，布特文尼克正在集中他的力量，準備在新的決賽中使自己可以贏得世界的錦標。

我們的工人足球隊，向法蘭西布爾喬亞的最精良的足球隊挑戰。真的，工人隊輸了，可是他們依然是光榮的。我們相信不久是要報復的。可是這只能在實際的記錄上去認識。

蘇聯的降落傘跳躍者佔着世界第一位，這是由於他們的無敵的勇力。三個年青的英雄打破了同溫層飛行的記錄，可是爲了這個成功，把他們的生命也犧牲了。那些傢伙無根無據地用吹牛和虛誇來形容他們的工程是世界上最好的，這對於紀念這三位英雄可不是一個侮辱嗎？

莫斯科地下鐵道，走過的人都承認是無比地勝過了世界上任何的地下鐵道。可是單就它本身來說，就在那下面行過的莫斯科人的立場來說，它豈不就是一條好好的地下鐵道嗎？要是在裏面的旅行

使他不安，莫斯科人一定會懷疑莫斯科地下鐵道在世界上的優勝地位的。

想像一下如下的一幅圖畫吧：

一間鐘錶店。一個買客走來，顯然是一個外國人，一個容易記認的有要人嘴臉的人。他要買一隻錶——一隻最好的錶。

「你可是要「奧米茄」嗎？一個老牌瑞士舖子出產的很好的錶嗎？」

「我曉得。可是那對我不大合適，我要更好一些的。」

「那麼，「浪瑟」好不好？」

「不，還要好一些的。你沒有莫斯科的「托奇密克公司」的出品嗎？」

「當然有。可是那很貴。」

「貴不貴，倒沒有問題。我知道「托奇密克」的鐘錶可以用一世。那些瑞士貨，我可以在自己國內買得到。我要在莫斯科買一個真正的「托奇密克」的出品。」

我們相信，這幅生動的圖畫，不久就會成爲現實。不過，在這裏，爲了自謙的原故，讓我們對於別的東西，也竭力佔一個世界第一位吧。

給約瑟夫的一封信

親愛的約瑟夫：

兩萬群眾參加着而由蘇聯作家以及蘇聯國外的反法西斯主義作家同志們在莫斯科組織了的一個長袖的共同工作者的我們，向您致送充滿着無限敬意和熱烈愛慕的祝詞，因為您乃是蘇聯人民的領袖，而您的名字，對於勞動人類的全體，乃是反對搾取反對戰爭和野蠻主義的勝利鬪爭的一個旗號，乃是爭取和平與自由，爭取弟兄般的友愛和勞動者的真自由的一個旗號。

我們知道，在這種鬪爭中，作家們，您所說的「人類靈魂的技師」的作家們的工作，是何等地偉大，何等地光榮。這些話，激發了一切國家的作家間的友情的合作，從事於創造的工程，使作家們的語言，因着深入於人民大眾中間之故，幫助他們找到走向勝利幸福的唯一的出路，而這條路，卻正是您在領導着蘇聯人民前進着的。「斯大林憲法」，乃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代表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的確固的法律。

俄羅斯偉大作家的巨擘，革命家和人道主義者，為康閣主義而戰的戰士，您的朋友，亞歷克賽·馬克西莫維支·高爾基，將永久地奉仕為一切國家的作家的一個模範，高爾基的死，將驅使各國

反法西斯主義作家更緊密地集合在同盟的周圍，使他們自己整個地獻身於蘇聯——即人類文化的唯一堅實的根據地——的勞動者的保衛事業。

大會代表：

A，畸德

M，柯爾曹夫

A，柯爾尾丘克

L，阿拉岡

V，斯泰夫斯基

A，加拉瓦耶瓦

E，韋納爾特

A，託爾斯泰

V，吉爾勤

J，貝赫爾

I，米基丹柯

K，費進

S，特萊蒂亞柯夫

世界的一日

四篇

世界的一日

半夜裏，克里姆宮中的斯巴斯基鐘樓上的鐘樂（Chimes），像平日一樣地奏着「國際歌」。強大的無線電放送機以看不見的音波廣播着這個歌。兩小時後倫敦的一個播音臺廣播着韋斯說明斯脫大寺的鐘聲，接着是讚美詩的聲音：「上帝保佑我國王。」

在北極荒野的奧洛夫揚尼角，哀爾納雷特，克蘭凱爾戴上他的耳上聽筒，打開他的短波收音機。有人從佛朗克府用了無表情的口音在宣佈着：今天有一個不知姓名的年青女人倒斃在一家藥店裏。她是一個黃髮碧眼白膚的女人，戴着黑色草帽，紫的是條子的襯衫這和淡紫的大褲管袴子。在同一個日子裏，佛朗克府又有一個矮小，而生得一副好牙齒的音樂家失踪。這人的儀表上的特點是：很小很小的一雙腳和一個五字戒指。從柯伊尼格斯塔德來了沒有間斷的鼓聲。這究竟是音樂中的鼓聲呢，還是東普魯士傳來的最後消息，那倒不大明白。甚至在我洛夫揚尼角，法西斯德國的進軍之聲也還是聽得到的……克蘭凱爾出去掃除了凍冰的水洞浮面上新積的雪，他又出去打量了風力。在狗叫聲中，有什麼東西在沙沙地響動着。也許是一頭熊吧。

地球的一部份還在睡覺。另一部份却已經發動着照例的日常事務：吃早飯啦，上工啦，笑啦，死

了的要葬啦，農作物要收割啦，買東西啦，讀報紙啦，嗅花啦。

華盛頓車站的一個月台，轟轟地響着一列百葉窗閉着的專車：羅斯福總統正出發去作大選舉前的競選演說了。

這天早上，在羅馬，巨大的西尼斯電影製片公司突然起了大火。在華沙。正開始審問商人哈祕堡希泰脫的案件。正午，他被判執行八個月的拘役，罪狀便是污辱了希特勒。那時候，列甯格勒的「北方人民學院」正吸收着四十個新生——迦果斯人，果爾岱人和甯節斯人。

在柴果爾斯克的作家密哈伊爾，密哈伊洛維基，普列希文擦好了他的槍，帶着新添的彈藥，正準備去打野鴨了。到柏林去打獵的匈牙利的首相果恩卜斯，却和德國的外交部官員關在一間密室裏開談判了。在這時候，法國駐德大使佛朗索亞，彭塞正在這同一的外交部官邸的走廊裏徘徊，找不着一個人接受他關於米美爾的克拉伊貝達地方選舉的照會。也正在這時間，亞爾強基爾木材交易所的打字員的夫人素薩諾娃生了一胎四孩：三女一男。同時，國家文學出版局收到一部新出版的托馬斯，曼的作
品。

在全世界的日曆上這一天，都印着：「星期五。九月二十七日，一九三五年。」我們的日曆上添印着：「一星期六日制的星期三」字樣。

這一個日子，沒有什麼特殊的，也沒有什麼可驚的事，各方面都顯得很尋常。然而有數百人，或者甚至有千把人吧，當他們看到日曆上的這個日子，便發出微笑了，當他你在街頭的時候，在輪船甲板上的時候，坐在寫字桌前的時候，拿起望遠鏡的時候，踏進交易所，教堂，實驗室，劇場門口的時候，便也會發出微笑了。他們的兩眼睜得異樣的闊大，把他們的周圍也瞧得比平日精密得多，因為要多尋些材料。他們四周張望，記錄着，想要把宅留在腦中，留在紙上，留在照片和文件裏面去。

九月二十七日這一個日子，在報人和作家的廿四小時的偵察，用攝影術和觀察，作為地球上的尋常日子，而被記錄下來，描寫下來了。世界是在不知不覺中被捉住了，被偷偷地偵察過了，正好似一隻在夜裏沿着宅所走慣了的出去喝水的路上的野獸一樣。

亞歷克賽，馬克西莫維奇，高爾基——一個不倦的花樣新創者，機智的老狐狸，銳利的人生觀察者，熱愛生活的人——教導着我們全體的報人和作家幹這件事。我們蘇聯的報人和作家很愉快地榮幸地實踐着他的理想，執行着集納文學史上的獨一無二的工作。

高爾基要把世界的一目的內容編為書籍的理想，是很早就已經發表了的。他認為這樣的一本書，是可以成爲在他的指尋之下實現起來的紀念碑似的集體創作的一部份。

在第一次全蘇作家大會席上，高爾基就會經和集體創作的反對論者熱烈地爭辯過。這些反對論者

的理由，是說這方法是會限制了作者的個性能力的發展的。

高爾基辯正着說，恰恰相反，集體創作的方法，是和有機生活的某些現象方面的實驗工作或科學檢查有點相同的，在這裏面，它可以提供最好的可能的機會，使每個作家的個性表現出來；不但如此，整個地看來，它還能產生鉅大的成果。

「我堅決的相信，這一集體創作的方法，將寫成完全獨創一格的，異常有趣的書籍。以所以我敢向我們的客人，歐洲文學界的主子，提議這一工作。難道他們竟不願試寫一部描寫他們所居住着的世界的一日的書寫？我所想說的，是隨便那一兩日子，九月二十五日也好，十月七日也好，或十二月十五日也好，總之，無論那一個日子，都沒有什麼關係，它必然是全世界報紙所反映着的一個平凡的日子。這一本書應該指示着巴黎，格林諾布爾，倫敦，上海，舊金山，日內瓦，羅馬，杜柏林等都會，城市和鄉村，陸地和海上的現代生活的五顏六色的粉狀雜態，這一本書應該呈現着富人的歡宴和窮人的自殺，學院中和科學團體中的會議，以及報紙上關於未開化的文盲。迷信，犯罪的種種事實，關於精妙的文化教養，罷工，逸話以及日常的戲劇，騎着者的鼓噪，鴉子的擗取，政客的謊話等種種事實。

「我要重覆地說，這本書應該反映着一個平凡的工作日，並奏着這日子所表現出來的瘋狂的，虛幻的全音階。這與其說是筆頭上的工作，毋寧說是剪刀下的工作。當然，批判性是不能免除的，但這

在我看來，應該是簡練的而不是輝煌的。事實是應該照事實去加以批判，而對於這些破碎的斷片，作家的批判應該像一縷星火似的閃爍——一種思想的燃燒着的火焰。一般地說來，這本書應該顯現着一天的過程中的歷史的創作。誰也不會做過這種工作。但這是應該做的——倘若我們的一群客人願意擔任這種工作，他們必然無疑地會把一些獨創一格的，異常有趣的，輝煌得令人眩目的，深刻地富有教訓的東西，呈現到世界上面。」

當時，大會席上的外國作家，立刻對他的建議，起了熱心的響應，然而他們還是坦白地表示着說：「我們僅僅是分散在各國的一群無力的作家。像這樣巨大的一部書，祇能由一家規模巨大的出版機關才組織得起來。這就是指赫斯特 (Hester's)，皮佛勃羅克 (Bevechtbrock) 或胡根堡 (Hugenberg) 那樣巨大的出版家。這是必需一筆鉅額的資金，一種強大的組織，一般地，這是需要氣魄浩大的規模，而我們是辦不到的。不過，倘若有人把它組織起來的話，我們是一定高興合作的。」

這一計劃，不得不暫時就擱一下了。直到去年夏天，國際維護文化大會在巴黎開會的時候，我們羣羣的作家與多數的各國作家聚在一起，談起世界的一目的工作，這就不再是建議者的身分，而是組織者的身分了。他們都表示極願積極合作。

九月二十七日以前，世界的一日的編輯委員，已經收到了各國的許多作家的文札和電報，都愉快地聲明極願參加高爾基計劃中的這一工作。

「我欣幸地把那一天我的思想和印象寫了來，爲了你們的這本書。」這是羅曼·羅蘭的來電。

「我一定要欣幸地寄稿給世界的一日，我現在等着要知道我的文稿的字數的限制，以及交稿的日期。」里昂·孚喜特璜格爾 (Leon Fenehtwanger) 也覆了一文。

「你的理想是宏偉的。我一定要用最大的欣悅。寄一篇卑微的文稿。請爲我向高爾基致意。這信是我在訪問我們共同的友人羅曼·羅蘭的路上寫的。」斯蒂芬·支威格這樣回答。

「我一定在十月中把我的速寫文寄上。」都斯·帕索斯 (John Dos Passos 寫着)。

「你們的信使我十分快活。你們知道，我是何等熱烈地擁護着高爾基的奇奇的計劃，這計劃又是我們何等歡喜啊！這是可以而且一定產的一些非常的東西，超過一切的東西。願你們接受我的全心全意的合作吧。」這是若望·理查·布洛克的回應。

差不多各國的報人，作家，社會領袖，藝人，學者，劇人，凡在文化，科學或藝術方面和蘇聯相繫着的，都一同來幫助擔任這一件有趣的工作了。沒有財力，沒有訂條約，不用挽人請托，但是這巨大的自動的集團，從全盤的世界中，終於形成起來了。這一集團，已經採集而且送出了許多的東

西：札記，九月二十七日的報紙，攝影，日曆的散張，劇目單，街頭廣告，以及一切奇形怪狀的社會的，文化的，人事的文件。並不靠赫斯特，也並不靠皮佛勃羅克，這本書的基礎却已經建築起來，而這工作顯然已經成爲一種跟蘇聯文化的啓發性一致團結的小小的示威運動了。

至於我們是怎樣地加倍熱心地在從事於這部大書，那是不消說的了。蘇維埃作家協會總部及其在共和國各省的支部都在注意着，作家們，詩人們和記者們把蘇維埃星期內一個平常日子的工作和遊息，希望和成功，仔細地記錄下來。他們找尋的，並不是群眾遊行或其他不尋常的事。然而他們加緊注意而靜心觀察的總成績，將是多種多樣的形形色色的事實的綜合。

中央機關報和地方報紙的一百以上的記者，塔斯社的通訊員，無線電的報告員，注意着九月廿七日發生的大小的事故。這一天是比較平安地過去了，但是即使匆匆一瞥，也儘可表現着大量的材料。正在橫過平靜的白海途中的薩特柯，已經到達了亞爾強蓋爾。同時，黑海上的一陣暴風，把所有的船隻都吹得漂散了。

這一天，滑翔機的女飛行家察倫柯瓦在柯克坦倍爾創造了世界女子滑翔飛行的新記錄。想也沒想到會有這件事的塞爾該，愛森斯坦仍在靜心地繼續導演影片倍靖，路格，而同溫層探險家普洛柯菲耶夫，提琴家奧伊斯特拉克和最優秀的發電機廠的鑄造工人，還有藝術家玉昂都在把動產搬到他們的什

層倫諾伊，瓦爾的新屋裏去。

二十七日晚上，佐治，狄米特洛夫受少共團員大會的勝利的祝賀。略早點小時，學院會員伊凡，彼得洛維奇，巴符洛夫也受人慶祝，因為這「世界的一日」正達到了他八十六歲的誕辰。

也有些不很開心的事。萊夫，密哈伊洛維基，克辛楚克在伊凡，伏，伏慈納森斯克發脾氣，爲的是肉店的供給不周。汽車夫果爾希柯夫在維爾尼，柯特里打死了一個女人。在都市的最中心，一個不知名的匪徒從女市民斯米爾諾娃肩上偷去了她的衣服。在里爾斯基博物院的一個做洗擦工作的不識字的女人自任嚮導，給遊覽者看「二頭剛（掘出）的古象」，而且不爲遊覽者的抗議所援。

當然，我們有九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這三天的一切報紙。把它們的社論作一比較，是怪有趣的：

柯爾斯加耶消息報——制定給與伊伏尼集體農場永久使用土地的法規；

托路特——工人俱樂部的冬令設備已經準備了沒有？

康姆索摩爾斯加耶消息報——列甯在第三次國際大會的演說詞；

克拉斯尼克列姆——減低麵包價和廢除麵包券制；

坦赫尼加——斯泰哈諾夫運動的成功。

再把這一天的布爾喬亞報紙的社論比較一下，也很有趣。倫敦泰晤士報評論的是：向海外自治領移民的減少是經濟蕭條的結果；曼徹斯透導報評論的是：失業救濟之不充分。國民報評論的是：奪取米美爾之必要；人民報評論的是：比利時農村的資本集中一城市相同；新國家報評論的是：德國的法西斯宣傳。

這一些以及別一些的材料，已經像一片洪流似的流向世界的一日的編輯部來了。奧都，玉萊維基，希密德特寄來了他這一天的旅行日記中的若干頁。梅蘭芳從上海寄來了他這一天的演劇生活和劇場指導生活的報告。天文家供給了九月二十七日天象方面的摘要。然而我以為，這一些，對於我們的工作，還是非常不夠的。我們正期待着更多的材料。我們要有一個最大限度的選擇，去編成這部書。

任何人，不論在蘇聯或是在海外的，凡是看到我的這篇文字，而願意參加這一集體著作的，只要不太遲，就不妨坐在寫字桌前，翻翻那一天的報紙和其他文件，找出易於散失的遺物，日常的憑據，所謂日常的憑據，即是指人民在這一天怎樣生活，怎樣穿吃，怎樣苦痛的或怎樣開心的實際情形，所選的這一天，自然是人類生存中的一個極平凡的日子。當然，並不是說，一切的材料都會編入這本書裏面去。可是由於驚人的風雲和大事的累積的結果，舊的世界正動搖着，滑跌着，而逐步地屈伏於建築新的世界的社會主義的時代，假如有誰阻止了我們保有那一切的材料，或許便是一止了我們構成這

一時代的這一日子內的生活和道德的博物館吧？

內 戰 史

內戰史，據它的倡導者M，高爾基的意見，「應該述說出沙俄時代的勞動者和農民怎樣地執行了武裝鬭爭——爲着新的政權，爲着改建成一種社會主義制度的新社會的他們的權利，爲着從奴隸國家中創造一種自由的政權，爲着勤勞大眾的政體的武裝鬭爭。」

「四年中間，半饑餓的，極度的勞動者和農民，差不多用了他們的赤手空拳，反抗着地主和工廠主津貼的沙皇御用的有學識的軍官所組織着的部隊，反抗着差不多每一個小兵都是軍官的屬下的部隊。他們更反抗着那些由外國資本家供給軍備的戰爭專門家；對於這些外國資本家，俄國的資本家曾允許把本國的工農像歐洲的亞非利加殖民地的尼格羅人或國際資本鞭下的中國勞動者一樣，作爲奴隸而出賣掉。這戰爭，連續了四個年頭，結局是勞動階層和勞苦農民的完全勝利。」這幾句話，正表明了偉大事變的要點，這在內戰史裏是要詳細地刻劃出來的。勞動階層及其前衛的任務，在偉大勝利的組織工作中偉大領袖——伊里契和約瑟夫——的任務，將在內戰史的書頁中反映出來。

自從中央委員會宣佈發刊內戰史以來，差不多已經三個年頭了（註）。這三年之中，爲了計劃這部書的出版，進行着一種異樣的活動。爲了編集與內戰和干涉有關聯的材料，在全國的中心——莫斯科

科——佈置了一種特殊的科學儀器。在全國範圍內，各區的中心，各聯邦共和國的中心，都設置了特別委員會，進行這一工作。這些委員會內，包含着當地的歷史專家，前衛的最重要的人物，跟上述事變有關係的參加者，著名的歷史家，作家，都被吸收到內戰史的寫作方面。在論述這些問題的個別的

(註) 內戰史的發起是在一九三一年，距今該不止三年了。但米亞姆林這篇文章，是在一九三四年寫的，故云。

篇章中所可利用的史料，以及在當時的雜誌文學中的東西，他們並不引為滿足，我們穿掘了中央案卷和地方案卷的材料。這些材料的澈底研究給內戰史引進了許許多多的事實，使我們對於千萬大眾保衛世界上第一個普羅列塔里亞國家的知識，富豐起來。革命運動中的出賣者的任務，公開的和秘密的敵人的任務，干涉主義者的任務和計劃，以及他們所信託的國內走狗，也一定記錄在內戰史裏。前衛的指導任務，和它的領袖伊里契的天才——這天才預約了工農的勝利，雖則所遭到的都是難於想像的困難的條件——也將以全部的歷史意義展開在這篇巨大的敘事史的讀者之前。

內戰史的主編者，曾決定過不限於以歷史案卷為根據。M，高爾基，這一作品的主腦之一，會向着內戰史的參加者說過，要他們就自己所知的一切身歷目睹的事態寫出來。「雖則有着許多的文件，」——高爾基寫着——「然而它們還是不足以視為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二年間的一切事態的充實

而真切的報道。這是必要的，凡是這一戰爭的直接參加者赤衛隊隊員，遊擊隊隊員，赤衛軍兵士，那年代的軍官軍事委員，以及在白衛軍的劫掠和暴行之下的，干涉主義者的分贓下的，強盜的蹂躪下的受難的民衆等等，都應該作爲搜集這些材料的活動份子。參加過革命鬭爭的人們，必須要說出他們所參加過的鬭爭的事實。參加過「青色運動」(Grashmovement)的人們，也要不給漏去。馬赫諾(Makhn)的徒衆，格里果里耶夫(Grigoriev)的徒衆，安妥尼克(Anatkin)和其他的匪徒，也一定要說述他們的行動。而這後者(註)應該被記着，他們是被收集來幫助清算歷史的事件，却並不是懺悔他們的舊罪。」

馬克辛，高爾基的啓導。獲得了熱烈的響應。編輯者所收到的原稿，已在二千五百種以上。在蘇聯的中心城市，在各省區，都已經組織了許多的內戰參加者的團體，他們的社員收集了而且編成了他們親身經歷過的事變的資料，勞動者團體，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的武裝鬭爭的參加者，也已經有了大規模的組織。這些團體，正和前面所說過的各團體一致地在同一的方向中進行着工作。

這樣，內戰史便寫出來了。大眾自己正在給這偉大的時期豎立着這座文學的紀念碑。最大的作家都被統着統來把這內戰史編成文學的形象。「他們得負起那用極端的單純性，明瞭性和真實性述說出

(註) 指愛曼尼克匪徒。——譯者。

「猶爭畫卷的紀年的工作。」(M, 高爾基)

內戰史的全部，打算一共是十五卷，並加上豐富的插圖：未發表的圖片，文件，原版的木刻，繪畫，等等。還要印上最優秀的蘇聯油畫和雕刻的許多的彩印品。有價值的著名藝術家，I, 布羅茨基 (Brodskij), G, 薩維茨基 (Savitskij), P, 舒赫明 (Shukhminin), v, 斯伐洛格 (Svaro) (3), 和別的藝術家，接受了編輯者的意思，製作着與特定題材有關的作品。蘇聯版畫藝術的最大藝術家，尤其是法服爾斯基 (Favoriskij), 克拉夫欽 (Kravchenka), E, 符里諾夫 (Pavlinov), 圖察洛夫 (Guncharov), 都擔任着這部書的裝幀工作。這部內戰史，還要附帶地印上彩色的地圖和圖表，等等。

插圖材料，都是經過了精密的選擇的。許多巨大的博物館，例如革命博物館，中央赤衛軍本部博物館的收藏品，都被利用着。各地的博物館和國家博物館，也是一樣地被利用着。凡是藏有珍貴圖片的個人或團體，也都把自己的所有物提供給編輯者，以備採用。

插圖材料，原是正文的輔助品和說明，將在它們本身上成爲這次偉大事變的一種完全明晰的藝術文件的記錄。

這偉大戰爭中的現存參加者的廣泛材料，將富於驚人的永生的興味。多半以勞動的粗手寫出的這

純故事，却刻劃了千萬人的英雄主義的一種令人信服而難忘的圖畫。

跟單些這內戰史的主要部分的出版同時，編輯者還在計劃印行一個選本，並將把參加者的主要原稿影印出來。

緊跟着案卷的研究，又發生了一個問題，就是各種較有價值的資料的彙刊的出版問題，這個材料將以文件中的內戰史(The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in Documents)為總標題。這些材料就是內戰史的主要部分的原本的文件資料。每一個彙刊，將集中在個別的題材上，以符主題的計劃，例如德尼金(Denikin)，珂爾察克(Kolchak)，佛蘭蓋爾(Wrangel)，遠東干涉等等主題。

內戰史第一卷，包含着十月革命時期和十月革命的準備時期，現已完竣，正在印刷了。

第二卷，不久也就可出版，那是叫做內戰的第一期(The First Stage of the Civil War)。這一卷的材料，已經實際收集完備了。

全部的內戰史，計劃着一共有十五卷，在一九三七年刊印完竣。

工 廠 史

關於蘇聯的作坊和工廠的歷史的文藝創作，是正在M. 高爾基的倡導之下開始而且在全力進行之中了。這一叢書的第一卷，也已經出版了。在這作品的形式和方法的研究方面，史料的搜集方面，案卷的發掘和研究方面，現存的工廠工作者的訪問方面，這些集體的作家們一向是進行於集體的寫作。

工廠史的工作，是把從爲自由的鬭爭起，一直到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時期和建立無階級社會的過渡時期止的沙俄和蘇聯的工人的偉大道路的圖畫重建起來的工作。

工廠史是要以生動的綜合手法，描寫出十月時代及其後的各稱企業的「比較技術經濟史」，描寫出產業上的革命鬭爭史，描寫出產業上的個人工作者和英雄們的生活故事，以及他們的方式文化，工廠史也一定要表現出那些創造了革命的現存的人們，表現出那些里建了國民經濟的人們，表現出那些爲計劃的完成而鬭爭了的人們，學習他們的工作的技術；還得要表現出那些領導了這一切工作過程的布爾塞維克。

工廠史的全卷，被視爲藝術上的科學作品，它的特色就在於技術科學問題說明方面的理論的深入，事實的眞確，史料的詳備，以及表現的生動。

「這」作風 (Genre) 的各卷的差別性，是由於所述的各種企業的歷史的，經濟的和技術的個性上的差別。然而在表現的式樣上，作家們（著作家，新聞記者，歷史家，勞動者）的個人的烙印和創造的本性，不消說也會是很顯明的。在某幾卷裏面，注意力將集中於生活和方式上面；在其他的幾卷裏頭，注意力則將集中於革命運動和技術發展上面。

這部工廠史的每一卷，帶來了新的材料，這些材料往往一向是在科學史方面很少為人知道的，而在文藝方面，更爲向所未知，這麼一來，這一叢書，無論在蘇維埃科學上，在蘇維埃文學上，都例外地重要。因此，一種新的文藝的作風是在這過程中創造出來了，這是一種特殊的「科學藝術」的編年史。

工廠史這部作品的特殊形態，在蘇聯的三十個製造廠方面，已經有了廣泛的展開，而且在其他許多製造廠里，並不在總編輯的原定計劃以內，差不多全數有一百個企業，也已開始。這是勞動階層的廣大群眾的自動參加，從事於本書的創造。工作者決不僅僅是個人企業史籍的個別的寫作者。這還不成其爲群眾的參加工作。重要的一點是：這裏的每一本書的創造，是根據於曾經直接包羅在企業史裏的數百千人所搜集來的史料的。

每一本的工廠史，都是回憶之夜的結果，是和數百工人談話的結果，是個別工人的調查的結果。

每天進行着這一工作的場所所收集的關於工廠史的材料，甚至在出版前，被利用為這些工廠的文化工作，教育工作，文學工作的東西。

在許多的場合之中，這一工作，對於生產獨創性的抬頭，是一種新鮮刺激的社會主義競賽，在勞動者中間，站了起來，要求了在本書中記名的權利，要求了在將來的各版本中記名的權利，表示他們是最優秀的工作者。在這一特色上，這種科學的藝術的作品和蘇聯的現代生活的交織，是尤為明顯的事。

在目前，工廠史的若干卷，是已經完成了。斯達林格勒曳引機工場的人們 (people of the stalingrad tractor plant)，伊士霍爾斯克工場史 (History of Izlorsk plant) 白海波羅的運河的建設史 (Histor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hite Sea Baltic Canal)，這些都是本叢書中就要出版的最初的幾本。

伊士霍爾斯克工場是國內最老的工場——史達林格勒工場，是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寧馨兒，白海波羅的運河，是一個最有與味的產物，是由犯罪的和劫掠船貨者在這一英雄的勞役中重受了教育而一手造成了的——這些都是工廠史最先的題目。這些書，離完成的程度還很遠很遠。它們只表現着對於新的作風的探討，而這種作風呢，是還在發展着的。可是它們已經包含着新的成分——為歷來的文學

所未知的成分。

這部關於白海波羅的運河的書，係出於三十二個作者之手，是文藝上集體工作的一種最有興味的實驗。這一集體的工作，表現了在一極短期內完成一部大著是已經成爲可能的事了。

斯達林格勒曳引機工場的人們這部書，是從國內最初的大衆生產工場中的突擊隊最優秀份子的自傳中產生出來的。作家，新聞記者之群，組織了這種材料，編成了這本書，以大衆的語言，說述着在學習技術成就方面的勝利鬪爭中所經歷的苦痛和艱難的道路。

材料的搜集者，重新創造了各故事題材的性格，他們所述的事件的外圍，解決了給以注意的一切題材等等。在這裏，單純的回憶文字的一集，就成爲了藝術的地創造的作品。這作品的結果，就取了一種幾乎完全是歷史記敘小品的性質，這是一張畫片，反映了的不僅是事件的本身，而且反映了那些負着一切鬪爭的艱苦，同時在所述的事件中擔任了一種重大任務的人們。在這些搜集了的自傳裏面，人們的生活和個人傾向，是以和整個事業的生活不可分離的姿態出現着的，他們很生動地表現着我們的社會主義的工廠和作坊中推進着的新人類關係，展開了那些昨日還剛從農村中來，而今天却已經成爲最錯綜的現代技術的精通者，而且還在爲勞動和生活上的高度文化水準而鬪爭着的青年建設者之一種生命般的圖畫。

伊士霍爾斯克工場史（已出版的第一卷包含的時期是從這工業的基礎起，至二月革命止），依據於大量的文件，展示了一幅全備的圖畫，首先是在農奴制度的條件之下的奴隸式的工作和生活，其次是俄國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的一切。它以國有工廠的正式的文件為根據，顯示了俄國的技術經濟的落後性，勞動者的革命鬥爭的形式，從本能的反抗，一直到布爾塞維克黨所組織的意識鬥爭。

勞動者作家薩符耶洛夫同志（Завислов），努力把說明文的藝術形式和歷史材料的性質配合起來，在薩符耶洛夫看來，凡是一種文件，就不但是所有事件的一種反映，而且是包含着這時期的特徵的和這文件後面的人們，以及創造了這文件的人們的特徵的一種方法。作者採用着某一特定時期的文件所特有的個人語調的風格化，引用着文件的斷片加入正文，刻劃出個人的性格乃至社會的集團。這樣處理起來一種案卷文件，就變成了藝術作品的一種最要的成分。

工廠史的巨大的準備工程，是有着二個年頭了，如今已經開始結晶化，成爲了完整的書籍和文稿。這最初的作品，已經明顯地表現着從前一向沒有在工廠史裏觸到過的材料，現在達到了科學的，藝術的處理。這作品，需要着新的方法，新的工具，逼使着歷史科學上，藝術上的若干既成觀念加以糾正，並且使人面向着新的問題。蘇聯藝術的中心問題，即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問題，也正面向着科學的，藝術的工廠史的寫作者。

我們正在這過程中的開端。可是一種有力的洪流，一定要從這個源頭出發，它的本身不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而且將富饒地灌溉歷史科學以及文藝科學的支流。

農 村 史

農村史是計劃着集體農場的青年來認識他們的曾祖父祖父們，父親們幾代人的生活的。要認識過去，必須是要青年學習研究歷史。歷史的思索，它的意義就是把生活當做勞動力呈現在生產中的不斷的過程，所謂物質文化——採冶並製金屬礦物，建築城市，道路，橋梁，機器，製造用具，皮革，羊毛，培植蔬，樹木等來了解。歷史的思索；它的意義就是當做考察物質及文化的建設工作，以及在他的基礎上所孕育並發展起來的心理的，知識的文化，換言之，科學：數學，物理，化學，地質，醫學等的了解；它的意義就是把科學當做產生藝術：文學，音樂，雕刻，繪畫，建築的來了解。

歷史的意義告訴我們勞動的戰勝力，組織勞動之驚人的，無敵的理智力，以及在這個時候所組織起來的人類的一切活動及一切事業。人類史已被卡爾·馬克思天才的理智所發現，我們的讀者的導師與領袖已指示我們人類的發展進程是階級鬭爭的進程——許多世紀以來數量上微不足道少數者對幾千百萬的工人和農民壓迫着：封建的貴族，地主，工廠主，高利貸者，商店老板以及——同樣不多的幾個——效忠於教會的剝削者，官吏，教師與其他渺小的人物和軍隊，狼心狗肺與狡詐的壞種們——小人物的和小布爾喬亞。在我們這個時代，這些人當中，有的變成法西斯蒂——大布爾喬亞在他

的殘酷的，非人性的反工人與農民的戰爭中，在保護貪婪者而劫掠半死半活的人們的權利的戰爭中，成爲最後期的後備軍。

布爾喬亞汜專門用來做他們欺及騙及假面具的虛偽的理性，現在已喪失殆盡了，布爾喬亞汜已經沒有能力再創造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論——即在許多世紀的長期中阻止農民和工人的智力之發展的理論。他乾脆是開着倒車，推撞到過去的黑暗的生活條件，恢復到封建制度，在這個制度中，銀行家，資本家，托辣斯就佔着封主地位，他企圖復興鐵的制度——比中世紀還要加倍可怕的鐵的制度。

歷史咬示我們：許多世紀勞動的民衆奴隸制度，不僅肯定的說，在少數者的手中集中着人力，軍隊，教會，警察，官吏等，並且主要的是在：工人和農民發展智力的權利，學習的權利，在藝術和科學形式中組織自己的勞動經驗的權利，也統統被剝奪了。這些權利只有幾個民衆的仇敵可享受，所謂民衆勞動力的寄生蟲可享受；這就是爲什麼在宗教與哲學中——甚至於在布爾喬亞的科學中，有如此之多自覺的及不自覺的謊話，有如此之多粗野的鄙俗的和有害的假面具。布爾喬亞汜寫下了人類史。這幅圖畫主要的是當做一個剝削的手段，用以表彰並承認教會的，封建的傳說，甚或歌頌帝國主義的戰爭，紀念皇室的圖畫，紀念沙皇的節目，敬仰皇帝，沙皇，軍事長官或富人們的肖像，或者是形容說：從來沒有農民的生活那樣愉快。而只有特別偉大的天才家，獨具慧眼的人們的著述，才不斷是發

現了人類生活的悲劇，虛偽。荒唐，大儒主義以及非人類的社會環境。看哪，歷史教訓我們的如此，這正是馬克斯所認識和敘述出來的。

「集體農民圖書館」希望選擇來表彰農村史。它自己定了計劃要說明十九世紀俄羅斯農民的生活——說明農民的生活怎樣表現在文學上。在這個圖書館的第一本書裏闡明農民這一力量，被沙皇與封建專制的壓迫着，並訓導他們順馴的忍耐着，用種種的法律把這個力量網羅起來。這裏它又順便指明，農民自己是怎樣來觀察並評定這些法律。這些估計最好是用過去的成語來說明這個真理：「農夫——愚，理性所不囑的。」其次有兩本書說到十九世紀的封建制度，在農奴制之下是怎樣來買賣人口。此外有許外書又說明農民的生活，這是反映在貴族與「民粹派」——無所歸依的文學作品中的。

描寫農民的特性與風格，描繪他們的生活條件及相互的關係，這都是很增進智識的，但除此以外，在專心致志的讀者之前應當要提出這樣的問題：爲什麼差不外在同一時代，貴族與無所歸依的人們（落魄者）所描繪的農民是迥不相同的呢？和罷的卡里尼奇與波里庫什加，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所愛的程度，似乎比愛莊嚴的理性的哈爾還要高。託爾斯泰所描寫的農民柏拉圖娜，克拉塔耶瓦，在很長的期間，這個人是讀者所批評的，認爲俄羅斯農奴制時典型的農民，奴隸，但他知道一些高尚的真

理。願此內心是自由的，解放的，既不受「土地的權威」的束縛，也不受沙皇的地主的專制政權的籠絡，而是一個典型的農民，對於他只有兩種力量：他——在土地上，是他的上帝所覺察或看不見的，似乎是存在於天上似的。繼託爾斯泰之後，有很多很多貴族的和落魄者的創作，是模仿着這個農民的風格，及類乎柏拉圖娜，克拉塔耶瓦的榜樣而寫的。甚至在農村關係中，以批評的心理來寫作的格列波烏斯柏斯克，有時也遵從着託爾斯泰所創立的文藝風格。但柏拉圖娜，拉克塔耶夫是生在拿破倫戰爭的時代，當時與拿破倫軍隊共同携手進攻沙皇的莫斯科的，還有四方各省——威節波斯克，斯摩林斯基，莫基列夫斯克等省的俄羅斯農民也去參加——這些農民比克拉塔耶夫是又看到了一種性質。

用和氣，忍耐，仁愛來形容農民的，不僅是一個俄羅斯的貴族所願意而能夠做到的——並且差不多與屠格涅夫同時代的作家們也都能像他那樣來描寫，如德國，柏爾託里德，阿烏愛里巴黑對於農民的創作，在英國，喬治，愛里奧特，在託爾斯泰的小說主人與僕人問世的四年以前，芬蘭產生了一個建築家兼文學家用那同樣的題目所寫的故事，這大約就是阿列斯柏爾格。此外，在十九世紀的文學家

中，還可以尋找到許多這樣一致的思想與傾向。這一個致，特別是在十九世紀之末發現了許多，當時在德國有波列茨，在比利時，李莫尼，在法國，列納巴基，愛司托尼，在英國，T，卡爾底，在意大利

利——基奧瓦尼，威爾干，格拉柴雅，節列達，在西班牙，勃拉司柯，伊班涅茲，皮奧，巴羅哈等——到處，文學家是把農民當做一個人來描寫的，這個人在自己那一指甲寬的土地上，苦痛把擔負着重大的苦工，或者租本鄉的土豪——「寄生的」富農的土地來耕種，負累着，被壓迫着，但還是受着殘酷的壓迫與可怕的貧苦的命運；貧窮正是造成了富人。這種痛苦的生活，醜陋的是被小資產者或富農的經濟利益眼前的利益——限制着人們的理性只是限於牛與狼的合作。（註一）

大部分的作家在法國是模倣左拉與莫泊桑的作法來描寫農民，而在我國（註二）則布寧，波特亞契耶夫，渥里尼以前的作家如：列舍特尼克夫，尼克，烏斯柏斯克夫以及其他許多人——却把農民描寫得簡直沒有一點社會的感覺，半死半活沒有生氣的，無論對他自己也好，或對仇人做麵包與生活的鬭爭也好，都是一樣的，這種愚蠢的，骯髒的，感覺的本性，常常總是被描寫的「生活幸福，樸素自樂，料不到生活的悲劇，但是却確信上帝那種不可形容的慈愛來拯救他，不認識思想的痛苦是會廢棄

（註一）意即農民所以各樣痛苦，是因為近視的利益——小資產者與富農的經濟把他的理性束縛住了，他之努力於自己的利益，只是等於牛與狼——農民與富農等——的合作而已。——譯者。

（註二）指俄國。——譯者。

思維的人類的。」

這句句話，是沙託貝林——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三年革命以後的一個反動的貴族的思想家——在來世語集中說的，這個意思表現出幾句很合於真理的話，其用意即在安慰懼怕革命的人們要鎮靜，同這到達樣時簡便他又在於單的一個意思：「假使這個動物不學習思維——他是不會拯救出來。同時也不會騷動我們的。」

自由主義的作家以及「人道主義者」之所描繪農民的痛苦生活者，是在於企圖恐嚇政府，他們在自己的書中對大布爾喬亞說：

——假使你不願意教這些黑暗的，可怕的群眾暴動起來破壞你自己——那你就同我們分配一下政權，讓我們尋找些手段來征服野獸吧。

聰明的人們說——「我們的國民還沒有歷史」。他們是正確的，但還不完全正確。農民是有歷史的，他創造了歷史，但——沒有了解歷史。農民簡直是文盲，而文盲與半文盲的人們的標識——直捷的說一句，是沒有獲得那種分別有知識者與無知識者的武器的。勞動民衆造了歷史，但他不能夠寫歷史，人們過去寫的歷史，則階級的地對他是不相關的，仇視的。根據這個非常簡單的理由，無知無識的工人所創造起來的歷史，在歷史的文獻中僅僅是有這樣的記載，並認為——有時候有些破壞暴亂者

者——攪擾了好人們完逸的生活。而關於農民與工人在歷史上所創造出來的文化，却是閉口不談的。

這即是說，他們給貴族的封主們建築了牢不可破的堡壘，建築了城寨和莊輝嚴煌的教堂，開闢道路，拓荒，種植大麻，亞麻，樹木，製造皮革，羊毛，金屬，供統治階級者穿鞋，戴帽，裝飾。隨而他們又為自己的仇敵，創造出了豪俠尚義的小說，優美的詩歌，故事，諷刺詩。他們給敵人吃蜜，但敵人却報答他以有毒的宗教，並教訓他們：「服從權力，切莫違背上帝」，「保佑和平」，「造物主保佑」，「教訓他們低頭下跪，忍耐，服從。勞動民衆——農民與手藝匠——不僅建設了並創造了物質文化，並且從奴隸的暴動反對貴族的羅馬以來，且努力於把貴族手裡壓迫其生活的政權打得粉碎。反對封建羅馬教會的「亞爾比高戰爭」，「一三五八年包圍巴黎的」夏柯夫暴動，「鐵匠烏塔，泰伊洛拉的暴動，一五二四——一五二五年的德國農民暴動，在小七世紀開始的伊凡，波洛特尼柯夫的暴動，羅曼諾夫朝二世皇帝時的斯節巴納，拉靜，彼得大帝時的康德拉基耶，布拉維那的騷動，耶麥里耶那，普格喬進攻莫斯科——這就是農民反對皇室，貴族，地主的幾次最大的戰爭。

或者俄羅斯的「國民」是有知識的，他不僅記牢了自己與他的敵人的戰爭，以及無數次對敵人政權的進攻，且並他也了解到自己的命運的一致，自己的利益的一致，與全世界農民的利益的一致——曾經了解到，工人是怎樣接受了他們偉大的領袖——卡爾——伊里奇——約瑟夫的學說對他們在生活

上的領導。

資本家很知道布爾塞維克黨的工作之國際的意義以及「法西斯主義」——這正是歐洲的布爾喬亞企圖組織起來做最後的鬭爭，以便鞏固他那非人類的政權，壓迫全世界工人的活生生的力量，普羅列亞利亞，工廠作坊的工人，農村與村莊的雇農的原因。但布爾喬亞把整個的組織起來却又妨礙他着那無限的貪婪，例如我們所看到的意大利的資本家們單獨蹂躪並劫掠阿比西尼亞人的野心，又如我們所看到的遠東法西斯國家的資本家們併吞中國的野心。

同時，賦性喜好強奪世界的強盜們，是怎樣地狼狽為奸的重分世界了——我們蘇維埃的勞動的國家，推翻了依賴別人勞動而生存的寄生者階級以後，即已宣佈他是不分割世界的！但同時法西斯的國家——意大利，德國，却是耗廢了自己的勞動民衆的力量來準備着新的，全世界的，強盜的戰爭，使自己的國民陷入饑荒與窮困——蘇維埃國家的國民則在憎惡強盜們時而很快的富裕起來了。在整個人類史中從來沒有一個時候，並且從來也沒有哪一個時候或哪一個地方，如同我們國蘇聯存在過那樣明顯那樣鞏固的形式——「政權與人民的一致」，在這個國家，每一個光榮的工人和集體農民，都很有可能直接的並且密切的與他們的領袖表現着友愛的關係。而且世界上從未有一個時候，而且從未有哪一種光榮「民衆領袖」能夠說出工人的力量：「我們教育你們，同時我們也與你們學習。」約瑟夫

說，這個是偉大的，空前的，真實的革命的真理。看吧，這個真理就是那個創造了驚人的發明力量的斯泰哈諾夫的名字所掀起來的那種創造的運動。

在蘇聯開始了世界的新的歷史的建設。現在，爲了對這個偉大的事業不要重蹈覆轍，切不要將「新酒盛在舊皮囊裏」，我們的青年應當深知已往的痛苦的嚴酷的歷史，同時必須了解他們的祖國不僅限於聯邦的國境，並且要把整個的勞動世界也包括在內。

國際點名冊的一葉

四則

國際點名冊的一葉

一 暴露軍事冒險家

我對於一切的戰爭，尤其對於被威協的全世界的反蘇戰爭，是站在一個帝國主義者和革命者的觀察的。

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我一向是一個相信仲裁方式的和平主義者。我認爲武裝的衝突可以賴「民族」間的和約和協定來弭弭。然而，生活已把我的這些幻想醫治過來了。在今日，我承認這些幻想，不但是虛偽而危險，並且是極端地自殺的。

「列強」是操縱在「商人」手裏的，他們的一切計劃和言詞，只在故意欺瞞大眾。資本主義是以競爭和經濟戰爭爲其基礎，它的存在是以仇恨來維繫的，但這些仇恨，早晚總是要導入武裝的衝突。爲了殖民地的擴張和帝國主義的其他侵略形式，資本家就有加強他們的軍事勢力的必要。這在布爾喬亞氾準備毀滅被榨取和奴役的勞動大眾的團結的反抗時，特別感到需要。

— 65 —
今日的國際形勢的特性，是由不正義的不平等的和平條約所引起的，而這些條約，則由前次（即

第一次）大戰的勝利者所造成，同時也是因資本主義無力與它的經濟問題，民族問題以及國際問題保持平衡這根源上產生的經濟危機所造成。如今，資本主義是在病床的苦痛中，但它正企圖用兩種方法來抓住它的生命：一方面，利用暴力，特殊法令以及法西斯主義；另一方面，更利用專為易欺者而編造的民主的限和平主義的江湖口訣。

戰爭，在今日，是已經不可避免的了，正如它在前次的大戰之前夜不可避免一樣。十月革命解放了滅個廣大的國家，建築起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家庭。從此，世界就存在着兩個世界；社會主義世界的和資本主義的世界。布爾喬亞泥決不能容忍這兩重性的。個別的帝國主義以家固然有利害的衝突，但仍無妨於他們聯合起來使勞動大眾受其奴役，使半個歐洲和半個亞洲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無可否認的結果毀滅下去。

對蘇的階級仇恨，乃是使資本主義——尤其是歐洲的資本主義——對於某國侵略歐洲以及使全中國殖民地化的厚顏的企圖表示同意的因素之一。人間性的最親密的利益，以及它的整個的未來，需要一切用手用腦的人們——特別是作家們——說述出比過去更悲劇的目前的清勢來。這是他們的責任，倘不完成這一責任他們就會失却了被認為我們的戰士的權利。

H·巴比塞

二 援助呵！驅逐殺人犯！

我以正在被侵略着的中國的名義，以正在被威嚇着的蘇聯的名義，以全世界人民的名義，以亞洲的被奴役的民族覺醒和勞動者的蘇聯的英勇的改造所給予以及所滋養的人類的偉大希望的名義，我高呼：「援助呵！驅逐殺人犯！」

我要在全世界之前指斥歐洲和美洲政府——首先是法蘭西——的可憎的謊騙——這些政府都只是唯軍火製造者之命是聽的冒險家的集團，在全世界的範圍內伸展着他們的強盜的巨掌，並且，利用着某帝國主義作爲屠宰革命的劊子手的利斧。

我要指斥那些知識分子裏面的叛徒，在過去雖曾以士兵的資格站在船頭上，駛行於狂風暴雨之下，然而現在呢，竟自以沉默和醜態百出的詭譎之無恥的代價，買得了和平與舒適，他們竟又仕奉着金錢和榮譽的所有者的利益。

我指斥日內瓦的市場和國聯的小丑行動。

我要訴諸歐洲和美洲的最優秀分子中的睡着的良心。我要號召還不會實感到他們的巨大力量的全世界的人民，他們的力量，儘可以切斷那明天就要投在他們頸項上去壓抑革命的萌芽的財閥和軍事的

法西主義的繩索。

我要號召一切的力量，緊裹着一切自由民族的勞働群衆的大團結。

R·羅蘭

三 我 的 同 情

你問我現在怎樣幹——在資本主義前衛的某國發動這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危機和包圍蘇聯國境的企圖的當兒。

遠在這「危機爆發以前，我的反抗早已表現在日常活動之中，不論我碰在什麼地方，都是一樣——在文告上——在專論上，經常地在歐羅巴雜誌上，特殊地在我的新近的著作上，這近著的第一篇就將在今春的新法蘭西評論上發表出來。

我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屬於任何的黨派。我祇知道服從良心的命令，但我的基本主張，自一九一七年以來，始終不會改變過一絲一毫，在理論上，同時在實踐上，我的地位一向是對俄國革命表示着敬意和同情；我時常熱烈地保衛着這新國家。我的同情是不屈不撓的。倘若有一個好的日子，證實了我們的努力已經沒有消弭帝國主義戰爭的力量的時候，那麼，我也就要跟蘭曼羅蘭，一樣，毫不猶疑地無論怎樣都要採取伊里契的戰術。

R·R·布跟克

四·站在戰爭圈外

每一個正常的人類的感覺，都要俯首愛慕中國人爲反對侵略而發動的英勇的抗戰。……

資本主義全靠榨取，掠奪而過活，此外就根本沒有辦法。我們目覩過法蘭西所遭遇的事情。我們當初認爲法蘭西人是英勇地保衛他們的自己的，所以與以同情；但是後來，我們看到了法蘭西竟成爲歐洲的主子，日成爲反動的犒賞者。

唯一使我關心的事情，就是我怕現在的衝突會把蘇聯也捲入漩渦。法蘭西和英吉利之所以不主張對日本絕交，而竭力避免衝突，理由也就在此。他們希望不久的將來，要利用日本把蘇聯與太平洋割斷起來。這是你們必須注意的實家的事情，要使蘇聯站在戰爭的圈外，保護五年計劃。要知道五年計劃的破壞，正是各資本主義國家全體同意的一椿舉動。

· 幸克萊

影
之
谷

十則

影 之 谷

辛克萊日記（註）摘譯——

一 致 讀 者 詞

讀者諸君：

我不知道這個「影之谷」的意義在你的理解上是否跟它在我的理解上完全相同，我可是已經很早而且很久地考慮過這些話，以表達我這幾個的然而又難以表達的思想。

當你們走進森林的時候，你們往往拋忘了旁人的生活——那些受你們的踐踏而陷入空虛的旁人的生活；當你們在春光中欣欣然享樂人生的時候，你們往往聽不見被窒息的被鞭撻的垂死的小動物的喊叫；當你們睥視着你們的羅網裏的野性動物的時候，你們往往不理解這四分五裂的四肢和創鉅痛深的內心以及被絆者的恐怖性的沉默。當你們走到窮人的住處，見到瘦削的面孔，餓癩的眼睛和蜷屈的肢體的時候，你們也往往不會對它們表示一點體念。

然而我呵——讀者諸君呵——我竟是在這個「影之谷」裏面生活着呵。

有些時候，谷中默默然，我們這些動物們在恐怖之中，在無聲之中默坐着；有些時候，發射出幾聲尖叫，直穿高空；可是谷中始終沒有什麼回響。有的是戰慄的手，受刑的肢體，痛傷的心，怔忡着

(註)

辛克萊發表這部日記之初，曾僞託爲他的友人亞舒爾，斯德林投河自殺前所遺下的原

稿，日記的寫作日期是一九〇一年四月六日起，至次年六月六月止。出版日期是一九〇三年二月，距今已卅六年。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出辛克萊未成名之前的苦悶心理。這也可以說是他的實際上的處女作吧。——譯者。

幽燼魂。有的是喘急的掙扎，顯著的失敗——瘋狂的絕望。我的「谷」裏面，滾動着「影」。「影」是巨人樣的東西，正挾着傾山倒海力量而滾動着。你們凝視着它，你們便覺得它是在那裏；你們也就銳叫，祈禱，哭泣。你們伸張你們的手臂求天神的賜助，你們終於漸漸地瘋狂了。可是「影」仍然像時間一樣，像太陽一樣，像天空中的行星一樣地移動着，移動着。它滾上了你的身，滾遍了你的全身；然後，你連一點兒叫喊聲都發不出來了。

這就是我的「谷」裏面的光景。這個「影」，就是「死」之「影」。

二 我願做詩人

四月十九日

今天，我見到我的靈魂了。是一泡泡沫，越吹越膨脹了，在暴風雨的海面上躍動，打滾；光榮地帶着一片紅彩，可是險峻而見棄——你可抓住了我的靈魂的感覺嗎？

是險峻的東西——我管不了這許多。這好似爬上山頭，跳到神昏眼花的高峯；這又好似一個賭徒，把他的財產，他的自由，他的生命打賭——孤注的一擲。

讓我來把過去的一切告訴你吧。

這是當我十五歲的那年便開始的。我的大伯父——我的保護人——是芝加哥的大雜貨商；他有一所大住宅，一套大禮服。

「你願意做一個大雜貨商嗎？」他問我。

「不」，成回答，「我不願意。」

那時如果我回答說「好」，那我也許在目前已經成了股東老板了，而且早已有了一所大住宅和一套大禮服了。

「那麼，你願意做什麼樣的人呢？」大伯父又問。

「我願意做一個詩人，」我說。

「你難道願意做流浪人嗎？」他說。

「可不是嗎！」我這麼回答——我不喜歡答辯——「我確然是願意做流浪人。」

隨後我轉身走了，我一邊走，一邊在我靈魂深處想心事，我說：「要嗎，一切都有。要不然，一切都沒有。要嗎，我做詩人；要不然嗎，我不做詩人。我要詩人樣地行動着；我要破釜沉舟似地，幹就幹一個徹底。萬一我成了詩人，我便勝利了——因為你決不能殺死任何詩人；萬一我做不了詩人，那麼我願意自殺。」

是這樣險峻的路！

我用了我的整個靈魂鬪爭着；我使盡了我每一斤每一兩的精力，意志和希望，巴不得把自己創造成一個詩人。時機來時，我便要寫我的詩。萬一我成功了，我便獲得一切萬一我失敗了，那麼——

「快把雞蛋裝進籃子裏去，」有人會這樣告訴我。

「好！」我回答，「我把雞蛋裝進籃子裏去——裝好之後，讓我自己來送貨吧。」

現在我是達到了我的路程的最後階段了，「又一次的，最後一次的鬪爭。」我可能集中我的一切

觀念墮爭下去嗎？讓我來告訴你吧。

七年來，我一直陷在貧困，低賤，疾病，寒熱，勞動之中——我也許從此可以把自己創造成一個藝術家吧。輕蔑，降謫——我說不出這一切；如果我化全部的時間去寫這日記。我一直寄宿在閣樓裏在骯髒的人群裏——在貧窮的人群裏——在低劣的人群裏；我一直穿着的是襤褸布和不乾淨的東西；一直吃着的是麵包和白茶以及我自己燒的東西；我見到我的時間和精力因萬千種的可惡的唐突而浪費了——我也被苦痛和憤怒驅入半瘋狂狀態時我沒有了友伴——我被一切的人們憎恨；我幹了各種各樣的苦役——否則便餓死自己，那時也許可以避免了我的工作。

然而我老是這麼說，「我願意做藝術家呵！」

日日夜夜，我夢到它：日日夜夜，我爲它而鬭爭。我構思着，計劃着腹稿——節省一點時間。我擔任過奴僕的工作，希望能博得頭腦的自由——在這時學習我僞知道的語言。我也許算過食品的價格——我爲着維持生活只用去我的小薪工的三分之一，這樣，我也許可以節省我的時間的三分之二。我也曾過一家小飯館去充當洗碗碟的工作，因爲那這工作，每天只化掉我兩三小時。

我老是這麼說，「我願意做藝術家呵！我一定要盯着這個目標；我一定要守望着，期待着，一天又一天，鬭爭而又鬭爭着。到了最後，自身強大起來，才力成熟起來的時候，我一定會獲得一個自

由的機會，那時我便要寫成一部作品。我一定要把我整個生活中苦一切熱望和一切痛苦，都描寫進去。我一定還要把每一個受試鍊的時間和每一陣憤怒的爆發，都描寫進去。我一定要使這部作品成爲我的一生的希望，我一定要用我的血去完成它——獻出我所有的每一斤每一兩的精力，也獻出我所有的每一毛每一分的金錢——那時我一定會成功——成功！

「這樣去來，我便獲得自由，而恐怖也就完結了。」

我過去是在這樣幹——我現在也還在這樣幹。我的意思是完成它，即使它會殺死我。——

然而今夜我正坐在床沿上的時候，眼淚湧上了我的眼睛，我輕聲地說，「可是呵，你萬千不可叫我再多做一點了！我是怎麼也不可能再多做一點了！這會壓死我了！」

一個人的肩背只能負荷這麼多的重量過份的重量。是要壓碎他的背脊了喲！

三 再來一次鬭爭

五月三日

我一生中的任何美麗的記憶，都已經失去了。當我陷入回憶的時候，我覺得沒有一件事不是使我心頭如絞的。

對於我身歷過的所認識過的，所目覩的一功，我只有句話，一個呼聲，那就是：「開離！離

開！」讓我離開了回憶吧！讓我離開了城市吧，讓我離開了人們吧，離開了我錢箱吧！讓我和我的天神牢同滾開吧，忘掉了一切吧——永遠永遠地拋開了一切吧！讓我不必再構思和計劃吧，不必再卑屈和啜泣吧，不必再把我的幻念和我的時間去換取麵包吧！

有誰知道我的苦痛——有誰理解這種苦痛呢，我呵，我懷着火焰那樣地熾燃着的一股靈魂，我懷着秋風那樣地迅疾而又飢餓的一股靈魂；我還懷着野鳥的心那樣地熱烈的心，野鳥的翅膀那樣地急切的翅膀——而今竟是被深鎖在這裏——在這沸騰的「自私」的地獄裏，在這狂亂的「痴愚」的筵席上！

呵！於是我捏緊了我的手，摩挲而擦掌。不，我決不示弱，我也決不單純地摩挲擦掌！我是鬪爭過來的——

—我永遠是一個戰士，

所以我要再來一次鬪爭！

我一定恢復我的國爭，我要再髓一下——髓一下——苦幹的——苦幹的——一天又一天的。從我的靈魂的熔爐裏，我一定要鑄造出一枝武器——一技能使我獲得解放的武器，我想。

四 詩 的 應 用

五月四日

我寫過一首小詩。我記得那詩裏的兩行——是關於自然的描寫：這雖不是偉大的詩句，然而今天，在我的腦海閃射出來，可以戰用一下了，我相信，這是一種天才的觸發。正是我走過證券交易所的時候，鬧忙得很。當時我在精神上彷彿就爬上了石柱中的一根，而在大門口的高高的地方寫上了那兩行詩：

「野豨的獸類在夜半的森林中徬徨

煩惱地追尋牠們彼此的歎狂。

五 咒 語

五月五月

沒有信心，那是多麼可怕的事！做一個沒有信心的人，那是多麼可怕的事！——這是今日一切人們的呼聲——世界是存在着這許多的沒有信心的事——這是我們現代社會的咒語——這是到處都看見的——到處都流行着的！

今天，星期日，我潑盪了一個異樣的體驗。我踏進了一座教堂，我目覩了一個有沒信心的人，——高高地站在講經壇上，穿了一身森嚴禮服，向着上帝奉獻他的禱詞。

他宣講着他的教義。他的教義的主題就是「自由主義」。

「這一般人，」這位宣教師說，「正蒙蔽着走向得救之路的我們的眼睛，他們正在一天又一天的暗中挖掘我們的信心！他們對我們說，上帝的神聖的言語，就是文學！同時，他們指出了更多的文學，然而，啊！我的朋友們啊，他們何嘗拿得出什麼新聖經呢？」

當我站起身子，走出那座教堂的當兒，我低聲地自語着說：「做一個沒有信心的人，那是多麼可怕的！——」

「哦，但丁！哦，歌德！哦，莎士比亞！哦，華茨華斯！哦，雪萊！哦，愛墨生！哦，一切被再三地塗上香油的，聖潔的精神！做一個沒有信心的人，那是多麼可怕的事！

信了聖經而不信文學那是多麼可怕的事——信了聖經而不信上帝，那又是多麼可怕的事！

你似乎以為這個世界是靠著兩千年前的啓示而活着的！傻子啊——這個世界是在你的肉體活着的時間內靠著心的搏動而活着的——靠著一體的生命的一瞬間的啓示而努力而活着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吧，這個偉大的啓示者，將向著一些貧民中的寂寞的思想家，交代出一種新的語言，使目前大眾所熟知的一切法律和義務都化為灰塵一樣的東西。

對世界的看法（所謂世界觀），往往有好多種，而且往往後一次的比前一次的深刻。我看，世界乃是個可怖的存在，正在高聳，正在擴展，為萬千群衆的勞動和苦痛所支持。把新的希望和新的勇氣之歌帶給我們，而不致在今日化為灰塵的，究竟是誰呢？

這件工作的完成者，就是詩人；在寂寞無聞的生活中活下去，又死過去，養育著一世紀又一世紀的人們的飢渴似的靈魂——這就是詩人的工作。他將要歌唱——永久地歌唱，終於在他那歌曲的甜情中死掉。

不具一種更用空頭的文字去寫作的現在，却是在戰慄的現實中，當我想到詩人的事情時，就有隻手似乎在我的額間按了一下，一個幻影似乎在我的小室裏出現了。

六 懷 念 祖 國

五月六日

最主要的一點，是我想念着我的祖國。倘若我撕破了我的心，以致流出了鮮血，逆傾我心靈上的眼淚，那就是爲着種虔信，這種希望——那是爲着這一個華盛頓和林肯的祖國。這樣的一個祖國，從來不會有過，也不會有同樣的了；自由神正在它的山頂上守望着，戰顫着。

——祖國所需要的，是一個歌——一個歌和一個歌者；快去把祖國指向高級的模型吧，快去把那充滿着這種意味的音樂響全國吧，快去把全國的人心激動起來，燃燒起來，壯烈起來吧！這才第一次出現了自由，第一出現了真理，沒有了欺詐，也更沒有了謊語。這消息，像雷聲一樣地傳開去，攪動了數個的國土——那時，人們挺立着，達到了他們的能力所及和意志所需要的一切！

——至於目標又怎樣呢？可不就是把醜惡城市和走摺摺起來嗎？可不就把黃金一古腦兒收拾起來嗎？我就是爲的這些工作的——我要把這個祖國從卑污者和商販子的手裏奪取下來！我要把祖國的人

們正着我一道路兒踏上高峯，以一種激昂的強大的毅力，去震動他們，凡是活的事物都將在我的祖國出現，凡是活的事物都將在我死掉以前誕生，因為對於一切活的事物的飢渴，正燒灼着我的心胸，而使我無法安寧。自由！自由！嚴峻的正義和榮譽！知識和權力！正午時份的光明的火焰！……

七 法 律

五月二十日

我生活在窮人的環境裏，我是低微的。據說這地方是沒有多大機會去取得自由的，這地方是沒有多少人住得起森林中的住宅的。試一試你是否有一種權利吧——顯一顯你的身手吧——法律是鐵面無情的。對於這種挑戰式，我並不害怕：我很想顯顯我的身手。

可是，我又這麼想，法律對於某些人却是不很嚴格的。

前幾天晚上，我碰見過一個商人。我又夢見過他一次。

他說：

「我根據人們的需要，批進了我的貨色；我用了儘可能的便宜的價錢把它批進來，因為這是生活的鐵則。我又儘頂便宜的價錢賣出去，因為人們都是又窮又苦的。我賺一點兒的錢，解決了自己的低

微的生活。

我不是世界的追求者；我只是世界的探討者。

我也曾碰見過一個無邪的傻子

我們一同經過一所大別墅。

「我倒很想知道住別墅的人究竟是什麼人。」傻子向我說。

「真的嗎？」我回答。

「他可是一位英雄嗎？」傻子問。

「不是。」我說。

「他可是一位詩人嗎？」傻子又問。

「也不是。」我說。

「那麼，人們雖然估量他值得住這麼美好的地方，」傻子說了，「但他自己怕未必就是很美好的

人吧？」

六月七日

現在，一切都已經解決了。人必須找到他自己的地方，說他自己的話。我要在這裏坐着，等候腳夫來替我搬行李。

過去的讓它過去算了，新的決定似乎是不壞。我正像一個蝸牛——曾經蜷縮在硬殼內，不管外面在發生些什麼。我把我要寫作俚曲的企圖，暫時放棄了，所以，詩的念頭也不再糾纏我了。——現在，我是把寫詩的一切念頭，都拋忘得乾乾淨淨了，忘拋到年久日湮的「過往」中去了。

可是，我對於那篇詩，是極有把握的；只要有適當的時機，我還是儘可以寫它出來的。我並不畏懼什麼。

我打好了一個小包袱，一隻牙刷，和一些原稿，這是主要的東西，其他的，就都送到朋友家去保存一下。我有的是詩興。我有什麼要滯留在這炎熱的，蒸汽蓬蓬的地方呢？我爲什麼要「永遠地表圍

困在這城牆以內」呢？我要到農村去！

我又爲什麼不早些兒萌這念頭呢？我現在是必須快快去賞識春光了！

「這是唯一的時光，萬籟齊鳴，

百鳥有歌聲——呀，嚶嚶又嚶嚶！」

這裏有真意。可是我不知道我究竟要到什麼一個地方；我只是走，走，走到什麼一個地方——那地方會有樹林。我如果設法不到什麼旁的地方去，那麼，就在稻草堆上，也使得。

「離開離開，所謂人間和城郭，」

走向那荒林，走向那瘠土！

我想，我能够在三星期內走到我的目的地吧。但是，不。我還必須擔當路上所要遭到的一些事：

「於是我們起身，我們工作，

奮起心力，擔當一切的運命。」

高興的是，我不必像過去那樣地寫什麼詩了！

九 旅

路

六月八日

波波林克老哥！你好！你可知道我是怎樣上這條路來的嗎？

「今朝竟在此

詩人多神秘！」

啊，快到露天去吧，欣賞宇宙的青翠和綺麗吧；跟隨風兒奔跑吧，賞識百花，傾聽群鳥吧！我坐在泉邊：是吃過午餐的下午。

我的脚步轉向澤塞地方走去。

我整整地走了一天的長途了，我需要找個地方歇歇腳了。我可想不到我們的國家竟把這副擔子叫

我負起來。我活像一頭害病的野獸——我要找一個棲身的地方哪。我幻想着我或許能在路上找到工作做，然而這麼能够。全世界是救福的吧，但我的工作却是不幸的。

我的希望是在旅路的盡頭，可是跋涉就已經是一種苦役。到那時候，我的錢就會化光了，我必須找一間草棚樣的地方——一個破房子或者穀倉——或者別的什麼地方。

我還有一天的路程要跋涉下去。到那時候，我想，我一定跟紐約城離開得更遠了。

我今天走過一個流浪人的身邊：在我們並肩地走着的當兒，我構成了一篇演說詞

「老哥——我們難道不是弟兄嗎，老哥和我：

「我們難道不是從胖大漢那裏逃出來的嗎，老哥和我：認識真理的，難道還不是僅僅只有我們兩口子嗎？」

「你的衣裳破了，你眼裏閃着飢餓的火；我和你正是一對難兄和難弟哪。

「你的運命——流浪；的運命——也是流浪。用了無休息的眼睛探望着世界，而所得的却是人間的冷淡。

「但我並不爲了這一點點而受傷，不，我不是爲了這一點點，却是爲了更大的苦痛：因爲我一出世，就遭到了世界對我的詛咒，同時因爲我一出世，就被人們斥爲酒鬼。

「呀，真是這樣哪，老哥。」

「而且，因為凡我所渴求着的，都不容易找得到；即使找到了吧，我也不能滿足，還得再接再厲地追求下去；因此，我只有無窮的淒涼。」

「試問，老哥，究竟誰在我們頭上加上了這種苦難的？」

「難道我們活該在苦痛和陰隲之中過下去不成？」

「難道全世界，就沒有人肯留神聽一聽我們的呼聲嗎？難道我們活該衰落下去，昏暈過去嗎？」

「難道我們活該死掉，活該表忘掉嗎——老哥和我？」

「哦，請告訴我，這是什麼道理——你聰明的人呵！」

一〇 等

待

六月九日

我又跋涉了一天。我離城很遠了，開始進入了真正的鄉村。我知道，住客棧，是要化不少錢的，好在昨夜天氣還暖，所以就在稻草堆上過了夜！這可以說是一種冒險的事。現在，我的衣袋裏已經塞滿了佛蘭克林當日吃過的那種小麵包了。

我的心胸，像暴風雨過後的汪洋。

巨大的波浪還在滾動；震盪着，沒有停休。但是它已在沉靜下去，沉靜到休止狀態去了！天哪，但願我能够在汪洋平靜以前，找到我棲身的地方。

全有，或者全無，我都是高興的。我就是這樣生活着的。因此，我若不是把我全部的時間，全部的思想，和全部的精力去從事工作，那麼我便像一朵花似的閉縮，待等。我不能寫我的詩而同時再去找我的宿所。

於是我等待——等待着。

後記

前線小集裏面，收錄了兩個英雄的傳說：從前一篇，我們可認取一個勇士的仁慈的面影；從後一篇，我們也可領略出一個勇敢的領袖怎樣挑選他的勇敢的部衆。這二篇都從去年國際文學二月號譯出，可惜原作者未署名，一時無從考證。我們疑心這並非出於一個人的手筆。兵士柯語則是莫斯科新聞所發表的許多紅軍兵士對於「我爲什麼愛我的祖國」徵文的一部份，這中間正閃耀着蘇聯愛國主義的光輝。自謙的譯讀一名自我批評的一斷片，是一爾曹夫的諷刺文，最初發表於真理報，其後又曾轉載於莫斯科新聞（一九三六，二，一九）。此文舉了自我批評的一例，並痛砭了不合於自我批評基準的記者們的作風。給約瑟夫的一封信是歐洲和蘇聯各著名作家所舉行的一個大會中的決議之一，是對於斯達林憲法的公佈和高爾基的逝世的一種熱情的表露。又，世界的一日（柯爾曹夫作），內戰史（米亞姆林作）工廠史（辛霍維支作），及農村史（高爾基作）四篇，已經成爲說明集體創作的歷史文獻了。第一篇曾參校了譯文新一卷一期所載矛盾的譯稿，且因此有不少處受了他的影響。農村史係友人趙華所譯，現自蘇聯文學第三輯錄出，以供讀者參照。國際點名冊的一葉收錄的僅四篇，故曰一葉，凡研究文學史的人當還記得國際革命作家聯盟在一九三二年曾向歐美作家提出了一個問題：「當這中國被

遠東帝國主義所侵略，遠東戰事已經快要轉變成所有帝國主義者反對蘇聯的時候，你們在做點什麼，又打算做點什麼？」這四篇便是作家們的答復的一部份，這在國際革命作家聯盟看來，無疑地是一個文學上的國際點名。「影之谷」是辛克萊的早年日記的總名，發表時曾偽託為他的友人亞舒爾，斷德林投河自殺前所遺下的原稿。編校既畢，因略述一二如右。



前線小集

一九四六年一月發行

著者 V 夏伯陽

出版 劉鍾泉

發行 國民圖書公司

定價 每冊五圓

17

112427

